

齐白石花鸟画中的 笔墨精神

齐白石是花鸟画大师。在他晚年已达化境的作品中,我们可看到他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的艺术作品中充满着生命情趣,一花一草、一鸟一虫皆有自然的神韵。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当然是白石老人对艺术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结果。这种艺术境界又是如何通过中国绘画的独特载体笔墨传达出来的呢?

齐白石的花鸟画追求的是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而不光是形态的逼真,神似才是关键。所谓神似其实是艺术家对对象的独特特征的概括。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艺术家那里就可能有不同的形态,艺术家会用对象不同侧面的特征来概括对象的神态,达到“神似”。这种追求神似、进行艺术加工概括的过程也是体现艺术家的观察能力和生命情趣的过程。当艺术家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就要用独特的手法来表现。所以“神似”中既有对象的特征,又有艺术家的感受,还有对手法的创造,这三者是统一的。齐白石70岁后的那些优秀的花鸟画作品,就是用独特的笔墨来表达他对花鸟世界的观察所得以及自己的生命感情。

从笔墨运用方面看,齐白石有哪些创造性手法,又是如何表达他独特的感受的呢?

首先是浓淡对比的创造性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中,墨的浓淡常用来表现物象的明暗、远近、阴阳、向背。齐白石晚年运用浓淡来表现对象身体的质感。人们熟知他画的虾身体半透明的质感,就是用淡墨表现出来的,虾的头部再用浓墨进行破墨,形成头与身体的浓淡对比,使虾的鲜活生命跃然纸上。即使不说虾的身体蠕动的姿态,单就浓淡对比而论,这也是一种创造。这种技法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他曾说明这个过程道:“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淡,此三变也。”^①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了这种方法是他的艺术创造,是他探索出来的独特技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虾的半透明的身体有着独特的体认。这种体认促使他探索新的手法来表现这种来自小小的生命体的独特灵性。于是他在笔墨的浓淡对比中展现出了生命的鲜活灵动。反过来,生命之趣也推动了他笔墨技法的创新。这种浓淡对比在画蟹时再一次得到发挥,这一次是用来表现蟹壳的青灰色的坚硬质感。齐白石在70岁以前画



的蟹虽然形态逼真,但质感仍不足。70岁以后用三笔湿墨画蟹壳,而且这三笔浓淡有别,中间一笔稍浓,两侧的两笔稍淡。蟹壳的坚硬质感在浓淡对比中跃然纸上。这超越了他自己以前的画法,也超越了前人的画法。不仅画出了外在形态,更突出了生命的活力。

当然,墨的浓淡对比也是与笔法的运用相互关联的。在画虾时,齐白石主要用中锋以表现虾的身体圆润的立体感,利用笔尖中段和笔根含墨含水不同,在顿、挫之中来表现虾的各个不同部位的微妙变化。画蟹钳时用的是“铁线篆”笔法,线条硬直挺拔,表现出硬壳的质感。在画蟹脚时,齐白石用的是中偏锋,运笔爽快、干脆利落,节与节之间笔断意连,一笔而成,表面看扁平,仔细看则又十分饱满。这些笔法运用所达到的效果就是神形兼备,这里的“神”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是活的虾、活的蟹才有的那种生气。这是艺术家用心观察体悟出来的能代



表对象独特特征的要素。人们常说齐白石的画中表现出生命的意趣，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关爱和生的快乐，也正是从这些笔墨运用的细微之中显现出来的。

齐白石从墨的浓淡对比中还进一步发展出了另一种奇特的表现方法，那就是水晕的运用。水晕是笔中含水量多少造成的。水分多了会在宣纸上产生水晕，掌握不好会影响形象的清晰度，以至使对象交待不清楚，糊成一团。但是齐白石却巧妙地运用了水在纸上的效果，表现形象所特有的质感。从用墨发展到用水，既是匠心独运的创造，也是表现生命气息的需要。比如，画虾时虾的身体的半透明感就是用饱含水分的笔画出的，落笔之后，水晕尚未化开之时，立即用吸水纸压在宣纸上将水吸干，既保留了水分所传达出的半透明感觉，又不让水晕化开破坏形象的清晰。还有画蟹时，蟹钳上绒毛，也是用水晕表达出来的，适量的水在宣纸上晕开的形象是任何笔法也无法描画的。从这个细小的地方，我们也能感受到齐白石所画的蟹充满生命气息。那是活的蟹，似乎正在不安分地挥舞着爪钳，随时准备“横行霸道”。齐白石也用这种技法来表现花枝、花萼上的绒毛，使他的花也多了几分他人难以画出的艺术情趣。比如，他所画的玉兰花就常用湿墨画花萼，让水分晕开，仿佛细细的绒毛向外生长，旺盛的生命力就在这细微之处流露出来。

本来用墨的干湿是中国绘画里的一项基本技法，但是能否巧妙地利用这种水分的变化来表现难以表现的形象又是画家艺

术造诣深浅的表现。齐白石对于湿墨中水分的运用，显示出了他的艺术境界之高远。在齐白石的花鸟画中水分的恰当运用已不光是墨的干湿的问题，他也将水分的变化用在着色的花卉之中。比如，《春园雨后》用饱含水分的笔表现雨后花卉的水淋淋的样子：牡丹花和海棠花的叶子都是用这种饱含水分的笔画出的。恰当的水晕生动地表现出了“雨后”的主题，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齐白石自己对这幅作品也十分自得地说：“这幅画用水分晕出非常得当，再配上浓艳的红绿颜色，表达出来小雨初霁，春花更新的意境，再与白玉兰相映，真乃画得鲜花纸上香了。”⁽²⁾

墨的用法达到这样的极至境界就使墨产生了墨气，用墨气可以表现出形象的鲜活生命气息，直接冲击人的心灵，使人恍如看见事物本来的颜色，而忘记墨是黑的。齐白石用墨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用浓墨画荷叶就做到了墨气淋漓，超越了颜色的界限，我们不把画面上那些墨团看成黑色，而是从中感受到夏日荷塘里扑面而来的热闹景象。墨气所传达的质感使人只感到那就是荷叶，几乎忘记了是用黑色画出来的。

当然，这种效果又不仅是颜色本身的问题，还跟用笔有关，是作者用笔的高超手法推动了这种效果的产生。仍以荷叶为例，大胆豪放的笔法，任意挥洒中带有自然的节奏，使得画面上的墨迹参差错落，整个荷叶隐藏着音乐般的节奏和韵律。这里所说的任意挥洒当然不是随意涂鸦，而是经过精心构思之后的快速创作。齐白石曾说：“用笔前要和小儿女一样细心，要考虑是中锋还是偏锋，还要注意疾、徐、顿、挫来描绘对象，下笔时要和风云一样大胆挥毫。”这种“半如儿女半风云”的用笔方法，也是他的艺术境界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创造。

注释：

(1) 转引自胡佩衡，胡橐. 齐白石画法与欣赏[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56.

(2) 同注(1)，68.